

书廊小品



SHU
LANG
XIAO
PIN

书廊小品

姜德明
学林出版社



SHU
LANG
XIAO
PIN

书廊小品



SHU
LANG
XIAO
PIN

书廊小品

张其成
李桂生 编著



中华书局
2007年1月

小品书廊

姜德明

学林出版社

特约编辑：倪墨炎

封面设计：陆全根

书 廊 小 品

姜德明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4 字数 115,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510-407-7/G·82 定价(软精装):3.40元

小 引

我也说不清楚，是不是从我们这一代起就不能真正作一名现代文学的藏书家了。因为谁都知道，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所谓旧书店里，若想找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文学书籍已经难乎其难。当然，有志于搜集建国后出版物的尽可去努力，当个藏书家的梦还是可以实现的。

我可称不上一名藏书家。借给别人几本绝版书用用，人家便好心地称赞你一句“藏书家”，我知道这只是出于一种礼貌和感谢。我的藏书并不多，说来惶惑不已。最多，算是半个藏书家吧。为此，我并不特别喜欢，时常因为当不成一名真正的藏书家而感到寂寞。

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机缘走进一家陌生的旧书店，满架竟然都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书。书店老板说是刚收进来的。我在狂喜之余便如饥似渴地挑选起来，还真有不少是我平时梦寐以求的绝版书，而且书品极佳。但是，还没等我付钱，双手抱着的书便纷纷然落地……睁开眼，方知是一个小梦！躺在床上不免一笑，同时也有一点惆怅滋味。

我从来也不相信，个人藏书家愈多，书的厄运

反而愈深。历代藏书家恐怕在保存民族古籍文化方面都各自作出过贡献。不管藏品经历过怎样的波折，最后还是流入了国家图书馆。此事中外皆然，很多国家的公立图书馆都是靠了收购私人藏书或接受私人的捐献而丰富了馆藏，并闻名于世。我们应该欢迎有更多的人染上藏书的兴趣，也许他们会比图书馆的采购人员更痴迷地去寻觅图书。

我在这里把近年写的几十篇书话，陈列在读者面前，简直像个摆地摊儿贩卖旧书的小贩。您有兴趣的话就请留步，站在这儿随便翻翻。假如发现在繁街闹市的辉煌店堂里也未必有的货色，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

1988年10月于上海

目 次

小引.....	1
“美少年”.....	1
《恋歌》.....	2
关于鲁迅的事.....	4
鲁迅作品的注释本.....	11
《谈风》与鲁迅.....	14
《少年鲁迅读本》.....	19
恽铁樵.....	22
韦素园.....	26
叶圣陶演戏.....	31
马骏烈士与《出狱之后》.....	35
郭沫若序《民谣集》.....	41
马彦祥与胡也频.....	44
柯灵与《开明》.....	46
赵景深的《荷花》.....	47
赵景深侧影.....	50
王冶秋与台静农.....	51
濮舜卿的书.....	54
《三秋草》的故事.....	56
刘师仪与西谛.....	59

丁玲被捕以后	62
林庚的《冬眠曲及其他》	65
《无题之秋》	70
写过小说的顾随	75
冰心关怀女作家	78
马彦祥的杂文	81
《民族文话》	85
郭沫若书简	87
知音者的批评	90
荃麟的《麒麟寨》	92
《佛西抗战戏剧集》	94
《不要把活的交给他》	96
叶圣陶的《西川集》	99
巴金的《无题》及其他	102
靳以的《我们的血》	105
艾芜的《杂草集》	107
胡风的《棘源草》	109
宋云彬的《骨鲠集》	112
《丁易杂文》	114
雪峰的《乡风与市风》	116
王季思的《新物语及其他》	119
舒芜的《挂剑集》	121
叶圣陶签名本	124
绀弩的《血书》	126
“沙场风雨两湘灵”	128
民主诗人	130

章衣萍的下落·····	131
曹聚仁论夏衍·····	133
夏衍为戴望舒、叶灵凤申辩·····	134
王统照编《邻翁丛谈》·····	137
朱湘编《新文》·····	140
许地山编《窥园留草》·····	144
朱光潜编《文学杂志》·····	148
阿英编《离骚》·····	155
孔另境编《前奏曲》·····	158
绀弩编“山水文艺丛刊”·····	161
郭沫若编《中原》·····	164
绀弩编《艺文志》·····	168
马叙伦编《昌言》·····	171
书痴叶灵凤·····	174
叶灵凤的小品文·····	176
张向天先生的书·····	180
钱君匋的装帧画例·····	185
胡风的笔·····	188
《木偶奇遇记》广告·····	189
开明书店征求批评·····	191
《青年界》的优待券·····	193
“良友”的信卡·····	195
任意徘徊(代后记)·····	197

“美少年”

鲁迅先生的文章之美一向为众多的读者所倾倒。有趣的是一些女性读者在读了先生的美文之后，常常想象着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伟岸的男子。

北平孔德学校的马珏小姐不是猜想鲁迅“爱漂亮吗？……穿西服吧……分头吧？”未见先生以前，萧红对鲁迅也充满了幻想。一见之后却失望了，所以鲁迅给她的信里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又一位女作家白薇，讲到她1926年在东京第一次读到鲁迅的作品以后，“在我的幻想中，以为他是矫健极俏皮的青年。”（见《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就鲁迅文章所传达出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来说，我以为她们所产生的想象并没有错。

郁达夫对此却说了一句绝妙的话。那是白薇从日本回到广州之后，她向郁达夫打听鲁迅究竟是什么样子？达夫先生脱口而出：“鲁迅是中国唯一的美少年。”郁达夫可谓知鲁迅深矣。他的评语充满了浪漫的色彩，有点幽默，却又流露出他对鲁迅先生的景仰和爱。

1988年1月

《恋 歌》

我收藏有一本36开本硬皮精装的新诗选集《恋歌》。顾名思义，这里所收的都是爱情诗。编选者是傅绍光，前面还有他的一篇序，没有说明写作年月。这书原来就没有版权页，只标明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我想这是出版者有意马虎的，虽不是翻版书亦近于一折八扣书的范围。现在我们只能从诗歌的作者和内容，以及书的纸张、印刷、装帧等方面来判断，这本《恋歌》大体出版于二十年代中期。

“五四”初期的诗人，如胡适、刘大白、沈玄庐、俞平伯、康白情、宗白华、徐雉、闻一多、汪静之、胡怀琛、许玉诺、陆志韦，包括鲁迅、张闻天、郭沫若、应修人、蒋光赤、魏金枝等人都有作品收入。当然，还有一些不知名或不知是什么人用笔名写的新诗，全都没有说明原载何处及发表的年月。所以从版本价值来考虑，这本小书意义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很粗糙的。但是，由于岁月的流逝，即使是这样一本书现在也不易见到了。人们若想了解“五四”初期白话诗的零枝片叶，也不妨拿来凑数。如据此论断则小心，还得要查明出处，核实原文才是。

1920年，钱玄同在北京前门外青云阁后门一家

书店里，忽然发现一本名叫《情诗三百首》的书，使他大为吃惊的是书里收有鲁迅的一首新诗，作为一件“奇事”他马上报告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似乎不曾介意，这是书商们惯用的手法，盗版赚钱而已。有趣的是《情诗三百首》和这本《恋歌》里所收鲁迅的诗，都是鲁迅以唐俟笔名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他》。当然，《恋歌》并不等于那本《情诗三百首》，因为《恋歌》所收的诗不足百首，而且有的诗还是写于1921年的。我们不知道钱玄同是否也见到了这本《恋歌》，或者见过《情诗三百首》以后，再见后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6年泰东书局也出版了一本《恋歌》，标明“中国近代恋歌集”由丁丁、曹雪松合编。作者增加了梁宗岱、刘梦苇、梁实秋、淦女士(冯沅君)、冯至、卢冀野、徐志摩、王独清、李金发、朱湘等人。编者在序言里提到对坊间出版的几部“恋歌”都不满意，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据报刊有限，只选名人之作；二是外国译诗不应收入。这很可能是指大东书局的版本而言。然而他们所收的也不过三十几首，最后并收两位编者的情诗各一首。这一次倒没有收鲁迅先生的诗。

关于鲁迅的事

同鲁迅先生的挚友曹靖华同志见面时，自然不会忘记谈鲁迅先生。这乃是人生的一件乐事，可惜“文革”开始便中断了。到了七十年代初，与曹老重又取得了联系，还是大谈鲁迅。都谈了些什么，当时似乎没有记录，怕是真的要随风而逝了。

最近偶然清理旧札，发现曹老的信中有回答我问鲁迅同他通信中的一些事，或涉及鲁迅的其他事，觉得不可再丢失，因加说明，公诸同好。这些信大体写于1971——1974年间。

《鲁迅序跋集》

“《鲁迅序跋集》及信，收到。特谢。《序跋集》未公开印，可惜！……再说一句：《序跋集》不流行，深代读者惋惜！希再考虑，或交别人印。”

1969年底，我从干校归来，回到报社文艺部工作。无非是干两件事：一是组织“大批判”文章，一是宣传“样板戏”。两者都不是我乐意干的。我钻了个空子，那时取消了稿费制度，报社只发给写稿者

《语录》或笔记本。有的工农兵通讯员说，他得到的笔记本堆成了小山，可以摆个摊做生意了。我借此向有关人士建议，何不编鲁迅的书送给作者。上面竟然首肯，于是编书的责任便落到我这个始作俑者的头上。我终于得以干自己愿意干的事了。尽管当时的编注思想还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总算在白花的文苑上出现了一点绿洲，给饥渴的人们得以饱读鲁迅原著的机会。为了编印《鲁迅杂文书信选》正续编，我甚至把李何林先生从天津请来了。稍后，我又请唐弢同志注释了《门外文谈》，我同袁鹰同志还组织林林同志译了《鲁迅书简——致增田涉》。我自己也简注了《阿Q正传》。这些书的封面都是我设计的，却全无出版处，当时这几种书在各地都有了翻印本，连封面也照旧。

《鲁迅序跋集》也是由我编选注释的，不仅排好，且有拼版清样，连封面的版也做好，只待付印了。但，形势愈来愈让人不满，我的心情很不好，大概也是出于赌气，何必多此一举，为他人作装饰！结果我只装订了几本清样，除自存一本外，分送曹老和王冶秋同志各一本。这本书到底未能公开问世。直到十年之后，我在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一套现代文学小丛书时，才约陈漱渝同志重新编出一本同名的书。总算完成了半个世纪以前鲁迅、许广平和王冶秋同志未能完成的一个宿愿。

何以住在汤山？

1933年10月21日鲁迅致曹老函曰：“……而在汤山所遇，则殊出意料之外，幸今一切都已平安，甚慰。”我知道小汤山在昌平区境内，离北京城较远，因问曹老，当时何以不住城内而非居郊区不可？当时的交通肯定不便，城郊往返，岂不更费钱、费力、费时？曹老答复如下：

“因久居国外，对国内一切均极隔阂，恐引起意外，所以暂避郊区为好。至于小汤山，是因恰有熟人介绍可靠住所，又不收费，当时也无进城必要，只作为暂避人耳目而已。”

没想到，他在小汤山竟遇上了日本飞机轰炸。

关于“曹联亚”

鲁迅先生与曹老通讯时，时常在函中用“亚丹”或“联亚”的称呼，我问曹老缘由。曹老作答：

“因环境关系，当时只好将常用名字隐去，临时起用了外边不知道的中小学用的名字‘联亚’。这实际是我的本名，而非‘字’或‘号’。1958年版《鲁迅全集》卷10，327页注：‘曹靖华，字

联亚’，恰是颠倒的。‘字联亚’应为‘本名联亚。中小学后，以字行。’这才符合事实，虽然是极讨厌的微末事实。在封建社会，都有排行。我那一辈的排行用‘联’字。中学以后，抛弃了本名。这名字连未名社的人也不晓得。

“回国后，范文澜同志首先邀我到 he 主持的女子文理学院教书。常用名字拿不出来，另起名字，连自己也不易记，结果就起用了谁也联不起的本名联亚，这也是三三年后和鲁迅通信中的名字之一。”

新 正 返 燕

读《鲁迅日记》，可以看到1934年春节除夕那天，鲁迅“下午同亚丹、方璧、古斐往ABC吃茶店饮红茶”（见1934年2月13日《日记》）。14日是新正初一，鲁迅在《日记》上写着：“旧历壬戌元旦。晴。晨亚丹返燕，赠以火腿一只，玩具五种”。出于好奇，我问曹老：怎么，不在上海过节，非得匆匆赶回北平？曹老作答：

“所询我为何于春节清晨离沪，此似异常情，其实当年脑力劳动者却习以为常了。鲁迅先生诗云：‘花开花落两由之’。什么年节之类，很少能注意到的。谁有心情想这些呢？我离沪时，正值春节，但因阔别重逢，连日全神贯注于倾谈，连除夕都忘了，不过广平同志对晚餐

准备之丰，却大异常日。我只以为是送别，却忘了又是除夕。次晨，待我过苏州河桥时，见水面船家烧香敬神并船口所贴春联，才恍然悟到这是旧历元旦。

“当时原定要计日返京的主要原因，是要利用寒假(春节)备课。否则，春节一过，就要空手登讲台了，那滋味是不好过的。为了工作，什么都忘了。实际不是为了工作，而是苦生活逼人上梁山。那时代，有几个人能过除夕、春节，以及其它什么‘佳节’呢？”

“当时满以为‘重逢有期’，所以匆匆而去。有许多事、许多话都未办、未说，总觉得来日方长，后会有期，谁知竟成诀别。每念及此，悔恨莫及。”

曹老述及当年元旦过苏州河桥时所见，俨然一幅民间风俗画，时隔三、四十年，依然真实如昨。

关于玩具

鲁迅先生一向爱送朋友们的子女以儿童玩具，这在《日记》里屡见不鲜。即以1934年春节，除送曹靖华玩具五种外，还有送台静农子女的一种。我跟曹老说，这一生活小节反映出一个伟大人物的不同凡响处。未知当年所得玩具为何？又您与鲁迅先生交谈中可曾涉及儿童玩具事？承复如后：

“关于他所送玩具事，是他送我的女儿苏龄